

歷史與空間

「日出初光先照」地漫遊

■ 朱文興

三伏天的清早，乘大巴從濟南出發，5個多小時就抵達寧靜的海濱城市日照。車未進城，濃濃的海濱風情已撲面而來；王家皂、李家台、一個個村名，洋溢出濃濃的漁家風情；望海路、碧海路，一條條馬路，烙着鮮明的大海印記。車到山海天旅遊度假區住處，略為休息，我就迫不及待來海濱。

一邊是萬頃碧海，黃金海岸金沙灘；一邊是一片片蒼勁的黑松林、一簇簇翠綠的竹子。在姜太公釣魚處附近開闢幽雅的王太公三路這海濱大道上慢慢行走，風從海上來，空氣中飄蕩着海水腥香，飽含着負氧離子的涼爽海風，一陣陣襲來，把盛夏的暑氣一掃而光。

日照不下海是很大的遺憾，古稀又二的我已沒了去下海弄潮、趕海拾貝的興趣，但觀海聽濤，看潮起潮落，望雲卷雲舒，又何嘗不是一種高級享受？日照的大海特別地深邃廣闊，特別地變幻無窮。颶風「安比」經過黃海海域的那天，平時細波微瀾的碧海一下子改變了可愛的面孔，只見浪壓壓的海面上，浪浪滔天，一排排巨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後浪竟拍擁前浪，呼嘯着，怒吼着，猛烈地撞向防浪堤上，瞬間擊起千堆雪，令人震撼！日照的大海猶如語文教科書，令我第一次感悟到，什麼叫「排山倒海」！什麼叫「驚濤駭浪」！什麼叫洶湧澎湃！颶風過後，日照大海，碧海藍天，海水是那麼清澈，水天一色，分不清哪是海？

日照香爐生紫煙，詩仙李白的這句詩令我聯想，日照大海生什麼呢？日照二字，看似直白得一覽無餘，實則奧妙無窮，美得令人流連忘返。日照日照，日出最早，初光先照，落日最晚，光照最長，給這片神奇的海域和大地帶來了無窮的芳華！

日照大海故事多。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裡的先民就創造了中國最早的古文字雛形；春秋時期，日照隸屬呂國，孕育了燦爛的東夷文化。從莒縣出土的黑陶甗、東海崮遺址出土的黑陶高柄杯，可以看出這裡的先民創造的東夷文化早於龍山文化，與黃河中游先民創造的炎黃文化，同為中華文化的發祥地。這裡形成的獨特的莒文化，被公認為是與齊文化、魯文化並稱的山東三大文化，「勿忘在莒」的故事，印證了日照的歷史源遠流長，是亞洲最早的城市。

日照還是與埃及、希臘、印度、秘魯齊名的

世界五大太陽文化起源地之一。據《竹書紀年》記載，炎黃後裔帝堯東巡時，除了到日照天台山祭祀日神，還在此築城一座，被人們叫為堯王城，現遺址在東港區濤維鎮。農曆六月十九日在天台山祭拜太陽，過太陽節，已成為日照的一種民間習俗，一直流傳到現在。太陽節這天上午，我早來到天台山，看堯王城遺址，恍如在觸摸日照的歷史文脈。傳說天台山有齊地方士河上公丈人題詞云：「雲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無，日照台前台後勝景台上有」，日照由此得名。據乾隆年間《日照縣志》記載，宋元祐二年，設日照鎮，屬莒縣，取「日出初光先照」之意，日照之名開始使用。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我多次來日照，這次才第一次巧遇農曆六月十九日的太陽節開幕：只見人們在天山台上點燃聖火，為太陽祈福祝壽，取太陽火種引入長明燈，並將這聖火傳遞到劉家灣趕海園。據傳，在古代，農民把新收的麥子做成太陽形狀的餅，供奉太陽，給太陽過生日，感謝太陽帶來陽光和溫暖，讓農民得豐收。後來，這餅越做越大，厚的就叫鍋餅，薄的就叫煎餅，成為北方鍋餅和煎餅的發源地。

在莒縣浮來山的定林寺，我看到了一棵有四千年樹齡的銀杏樹，雖歷經滄桑，卻依然枝繁葉茂樹冠巨大。這裡是我國第一部古典文藝理論巨著《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的故居，不遠處就是劉勰少年時代的讀書處，晨鐘暮鼓響起時，我彷彿聽到了日照歷史的晨鐘暮鼓。

日照大海育翠竹。一個烈日高照的酷暑天，我一走進宛如江南的「竹洞天」，就猶如步入了一個天然氧吧，酷熱的暑氣立馬被摒棄在竹林外，那一根根「未曾磨大土先有節，即使凌雲也虛心」的毛竹，細細的葉，疏疏的節，蒼翠挺拔，清雅脫俗，高風亮節，令我不夠，賞不盡！這片竹林，是一九七二年「為把日照變江南」，增加農民收入，從浙江德清縣移進二十二株毛竹到蔣蔣溝村的，如今成長為有二百畝毛竹、四百畝其他竹子，加上水面過千畝的「江北第一竹」，實實珍貴！令我猶如他鄉遇故知！我的故鄉在長江口南岸農村，老宅後的一片小竹林伴我長大，因而一直有着濃濃的翠竹情結，近半個世紀來在北方也零零星星地見過一些竹子，但像這麼大面積的竹林，還是第一次看到。日照不愧是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



日照美景 網上圖片

方，兼具我國南北之精華。

日照大海潤茶園。一天早晨，我在友人王紀國的陪同下，來到碧海路的北端，毗鄰森林公園的御海灣茶園。茶園由許多個「田」字組成，在可以行駛觀光電瓶車的田間道路兩側，一排排青松傲然挺立，將一方方、一畦畦茶園合圍其中，成為茶樹的綠色生態屏障。或許是海風的吹拂和松香的浸潤，抑或是管理的精細，三百多畝的茶園中，沒看見一棵雜草，茶樹葉片纖塵不染，一股淡淡的清香迎面撲來，穿梭在這充滿詩情畫意的茶園裡，彷彿進入了比世外桃源還要清幽百倍的人間仙境。登上一個小山崗，經過在魚古亭，站在滄桑亭裡，遙望四周，碧海藍天，青松茶園，盡收眼底。步入湖畔茶室，一杯清茶，茗香縈繞，與主人攀談，方知綠茶好喝種茶不易，這處茶園一年只採製名優春茶，採摘的鮮嫩芽葉大致一樣長短，一畝茶園春季可採三輪，製成標準原料的乾茶二十斤左右。回味着日照綠茶的清香，望着湛藍的天空和陽光照耀下的碧海、茶園，有一種滾滾黃海東流水、壺中淡泊映風流的感慨！

日照大海生活力。在寓意「萬隻船舶平安入口」的萬平口海濱，一碧萬頃，海上運動基地，帆影點點；日照海洋公園，成為集海洋科研、科普、科幻、休閒觀光旅遊於一體的新樂園；《日出東方——海之秀》海上燈光秀，把日照的精彩故事悠久歷史演繹得美輪美奐、惟妙惟肖；在東夷小鎮、白鷺灣小鎮等田園綜合體中徜徉，感受到的是日照悠久歷史、美麗鄉村和現代海濱城市風情的縮影；日照新地標「日照之門」旅遊觀光項目的奠基建設，將使未來的日照更好看更好玩！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余氏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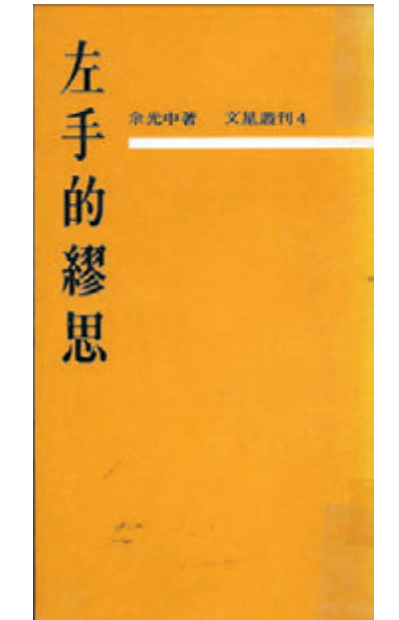
有同事說他一對子女中文甚差，有什麼書可以給他們進補一下。我聽了，頗躊躇，因不知他的子女程度如何也。同事說，中四中五了。我說：「看余光中吧，他的散文甚佳，尤其是那一手中文，漂亮極矣。」

同事聽了，立馬去圖書館借了一疊余光中的書，預備迫他那對寶貝兒女看。我笑道：「不能強迫，看他們與余光中的緣分吧。」

余光中和我確有緣分。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小學畢業後，在坊間看到他的《左手的繆思》，立即愛上了。寫散文，寫到他那程度，在當年來說，誰可及之？李敖自吹他的中文天下獨步，但與余一比，立見他的浮誇。後來再看到余的《掌上雨》、《逍遙遊》，簡直看得如癡如醉。

在《逍遙遊》的〈後記〉裡，他有此宏願：

「……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又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



余光中的第一本散文集。 作者提供

度、和彈性。」

這段話，於今看來嫌欠「科學」，究竟如何「壓縮」、「捶扁」、「拉長」、「磨利」？余光中沒有詳細說明。但，那時看了他這余氏三書，確有所領會和感受。

余氏三書：《左手的繆思》、《掌上雨》、《逍遙遊》，是他早期的作品，也是他的大膽之作，要將中文「摺來疊去」之作，他的〈鬼雨〉、〈沙誕夜〉、〈逍遙遊〉等篇，可證他的嘗試：

「從密密麻麻的莎鬚子裡，從迴旋着牧歌，情歌，輓歌的伊麗莎白朝泳了出來，人民徜徉着，不願意回到二十世紀，不願意回到氾濫和癌症的現代。莎士比亞的鬍子，蔭天蔽地，冉冉升起了瘴氣，若一座原始森林。走進去，便是深邃的十六世紀……」（〈沙誕夜〉）

這種文字，不僅有詩意、哲意，還字字緊扣含情，如非有些學識，怎能領略出那種境界？受到他的影響，在二十歲時，便寫了一篇〈二十歲頌〉，發表在《盤古》雜誌上。可惜這類文章，後來興趣轉向，沒寫了。同時也覺濃艷一些，學問也不足，如何能長寫下去？

不錯，來到香港後，余光中也沒重回當年的繆思懷抱去。然而，讀他沙田時期的文章，始終忘不了他左手掌上那顆顆雨珠。那時，我們一班少年，有愛余光中的，有喜李敖的。及長，不少朋友已棄李敖了。但喜余光中的仍有不少，覺得他的文字確是風火爐中煉出來的，尤其是余氏三書。這三書，確是他的傑作。

同事的年輕子女，在智慧手機的時代，在讀圖的時代，要他們看余光中，我可推斷：必定看不入腦；看得入的，也不知所云。

中文之衰落、再衰落，或致沉淪，不可挽救，可以預卜。阿門。但如能有人讀出感覺，喜歡上了，那中文就能燃出了一絲星火。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天落饅頭狗造化，邊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

某清晨，輝仔、婷婷和小狗Lucky仔在樓下閒逛。突然間，一把餐刀從天而降，落在他們的後方；二人回頭方知發生何事，小狗即時向上吠叫。

輝仔（不由分說，舉頭就罵）：乜人嚟嘍？係咪搞線嘍？有聽你阿媽講過「龍眼核掙死人」嘍？婷婷（怒氣沖沖）：想收買人命定嘍！掙嘍係餵頭、餵餅嚟就話唔得人啫……

婷婷話未說完，一個饅頭從天墜下，剛好落在Lucky仔跟前。說時遲，那時快，Lucky仔已把饅頭吞下。二人見狀，哭笑不得。

輝仔：Lucky仔，你真係有改錯名嘍！「天上掉餛飩」，我認你做一世狗都未必撞到一次呀！

Lucky仔（似聽懂）：Wo Wo、Wo Wo（汪汪聲）

婷婷：今句真係可以講，「天落饅頭狗造化」嘍！輝仔（再朝上望）：聯唔到係邊戶掙落嚟嘍！婷婷：係人係鬼都唔會伸個頭出嚟呀你見到喇，博拉吓！我認你係細路惡作劇嚟嘍！

在找不到擲物源頭的情況下，二人只好抱着Lucky仔離去。一路往前行，Lucky仔突然停下來吠叫；原來前方聚集了一群人，正叫罵着。二人趨前看個究竟，赫然發現沒一百也有幾十隻巨型田雞在後巷跳動，部分已跳到街上，非常壯觀。

路人甲（叫）：埋嚟睇，埋嚟執蟬嘍！

路人乙（叫）：乜肥又大又唔使錢，味執輪蟬嘍！

路人丙（叫）：嘩嚟，手快腳快嘍，搵番去整個田雞變做餐「晏仔」仲夠時間嘍！

婷婷：咁味即係「免費午餐」，有冇咁着數呀？

輝仔：啲人成日話，「邊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婷婷，今日你識到蟬！

就在眾人搶得忘形之際，一名大漢從後巷一食肆後門衝了出來。

大漢（高聲）：執得咁爽呀可？你係真以為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呀，係我個洗碗阿姐嚟小心倒瀉咗羅田雞咋！執有問題，一隻收番一嘴水喇！

輝仔：以為食個免費餐，條數已落你條單！哈哈。

眾人聽後，慌忙把搶來的田雞放下就走。

婷婷：大德大德，想問閣下，也得嘍田雞咁大隻嘍？

大漢：姐姐仔，你有冇常識嘍，打吃激素呀嘍！

婷婷：咁食咗會唔會有副作用嘍？

輝仔：冇嘍！啲BB女有機會幾個月就嚟經嘍！

婷婷：吓，咁激！

從經濟學角度，任何物品及服務的提供必須由某人支付，意味着：

你不可能沒付出卻有得着

(You don't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s. (樹上不會生錢的)

這與以下的俗語遙相呼應：

唔辛苦點得世間財，唔出辛苦力，點得世間財

意思是付出多，收穫才會多。

對不付出而有所得的情況，人們會界定為「免費」或近年內地通行的「無償」。19世紀中葉，

美國就有些酒廊(Saloon)對顧客提供免費午餐，前提是該名顧客必須購買至少一杯酒。觀此，這個所謂「免費」其實是有條件的。從經營的角度，酒廊是否會虧本的呢？數原來不是這麼算的！首先，這個午餐又不是那麼的豐富；其次，喝一杯的畢竟是少數，且很多時這個成本會打在酒價上。無論如何，此舉多會增加重爾的意慾。總之，套用廣東人一句，就是：

冇死錯人/唔會死錯人/點會死錯人嘍

自此，「免費午餐」(Free Lunch)一詞不脛而走。有鑑於這種具誤導色彩的經營手法，人們會說：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哪會有免費午餐這回事啊！)

中國人對「免費午餐」有以下演繹方式：

天落饅頭狗造化

用以譏諷人瞎交上好運，或在得到意外收穫後以此作自我調侃。還有：

天上掉餛飩了/天上不會掉餛飩的

比喻突然或憑空獲得好處。用以勸喻人勿存貪念，小心中圈套。對於這個抽象的概念，普遍認為廣東人以下一句就最為生動、最為形象化：

邊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

有高人指出：蛤蜊，又稱田雞，美味如雞，如隨街都有蛤蜊，即低頭就能拾得，哪會有這麼大的好事？又話說，十年前筆者以「梁文采」的筆名作如下詮釋：蛤蜊一般出沒於田間或有水源的地方，不應隨處可見，縱使可見亦不會那麼大；比喻世上哪有這麼划算的東西。在執筆重寫此話題時，筆者猛然發現疑團一大堆：蛤蜊雖美味，卻不算什麼珍品，拾得也不算什麼大好事。加上，成年蛤蜊的體形差異不大，應沒有大蛤蜊的存在。為此，這個高人，包括「昨天的筆者」的說法存在不少漏洞。在再探求其「真身」的過程中，筆者試圖處理如下：

邊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

「大」音變「抵」，「邊有咁大」成了「邊有咁抵」。

「隻」與「食」的潮州話音近；「蛤」與「夾」音同；「蜊」調變「拿」；「隻蛤蜊」成了「食夾拿」【又食又夾（讀玲4-1）/又食又撈（讀瀾）】。「跳」音變「叫」，「隨街跳」成了「隨街叫」。把句子倒裝成：

隨街叫；食夾拿；邊有咁抵

意指有人在街上隨處叫有免費吃的且吃完時還可拿走，哪有這麼划算的啊！大家說貼切麼？

時間飛逝，這已是第100期了。筆者在此感謝文匯報和廣大讀者在過往的日子裡所給予的支持；未來定當秉承一貫作風，不負厚所。

1 「龍眼核掙死人」指雖微細，傷害力卻可很大。

2 「晏」，指「晏晝」，即下午；「晏仔」指午餐。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 江鄰

閒話陳家祠（下）

陳家祠門匾上的正式名稱是陳氏書院。一般認為，陳氏書院首先是一個書院，是陳氏子弟讀書的地方，同時又是陳氏族人供奉祖先的祠堂。其實，陳家祠既沒有傳統書院「講學課試」的功能，也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宗族祠堂。

陳家祠是典型的合族祠堂。合族祠興起於明清時期的廣州一帶，是華南地區社會變遷和宗族制度成熟發展的產物。它由數縣或數十縣同姓族人捐資合建，各地族人以「房」的名義參與。修祠的主要目的，是為宗族子弟赴省城備考科舉、候任、繳納賦稅等提供臨時居所。

合族祠作為一種宗族社會組織，並不符合正統的禮制規範。其運作不可能完全遵從宗族傳統，也很難接受嚴格的社會約束。各「房」在祠堂內供奉祖先牌位，是作為捐資回報安排的。換句話說，族人牌位是花錢買的，通常以認捐數額確定排位順序，錢多者居中，錢少者靠邊。推銷牌位，成了建祠的重要環節和主要資金來源，決定着祠堂的規模和建設進度。

這種超越社區、地域的同姓組織，很容易走向結黨營私。祠堂內時常容留各地族人，龍蛇混雜，也對當地社會治安造成不良影響。自乾隆中期開始，廣州一些合族祠因「把持訟事，挾眾抗官」，屢屢引發官府的禁祠行動。陳家祠之所以不稱祠堂而稱書院，就是為了避嫌。這也成為清代後期合族祠命名的通行做法。

陳家祠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明珠，建築規模龐大，尤其裝飾華麗著稱。磚雕、木雕、石雕繁複細膩，陶塑、灰塑、鐵塑造型生動，各種水墨彩繪如行雲流水，簷飛廊回，氣象萬千。郭沫若賦詩讚曰：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

在同一首詩裡，郭沫若還寫道：果然造世界，勝讀十年書。那麼，陳家祠造了怎樣一個世界呢？

修建陳家祠時，中國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兩次鴉片戰爭的後果正在發酵，太平天國創傷未癒，甲午海戰風雨欲來。廣州作為

通商口岸，已湧入大批洋人，華洋雜處，風氣漸變。

在如此局勢動盪的年代，內憂外患，陳氏族人修建這樣一個書院式祠堂，幾分是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實現傳統士大夫的理想？幾分是為了在大變局中探索新的修齊治平之道，融家族香火於世界潮流之中？

以陳家祠為代表的嶺南合族祠，反映了近代中國最波瀾壯闊的文化交匯現象。這種交匯有着空前巨大的張力，使陳家祠的內涵遠遠超越了一座建築物。

它是宗族與社稷的交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了合族祠這個中間層次，得以貫通一體；它是江湖與廟堂的交匯，在民間社會與官方秩序的博弈中，市井文化表現出強大生命力；它是舊學與新學的交匯，經史子集的耕讀傳統，面臨現代科技和人文精神的挑戰；它是古典與現代的交匯，屋脊的灰塑，門廊的鐵藝，窗櫺的木雕，精湛之極亦繁複之極，卻與牆壁上活潑俏皮的天使磚雕相得益彰……

交匯是時代的產物，時代的基因則由一代代陳氏族人傳承下來。也許，在陳家祠的主要發起人陳蘭彬、陳伯陶身上，就埋下了這種交匯的種子。

陳蘭彬生於1816年，37歲進士及第，1872年率首批留學生赴美，隨後出任首任駐美公使，回國後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陳伯陶生於1855年，也是37歲中進士，並在殿試中獲點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任國史館協修、總纂，清亡後寓居香港20年，以「清朝遺老」自居，直至去世。

當然，這種交匯現象的集中體現者，當屬另一位後輩族人陳振先。陳家祠落成十年，即清朝宣佈廢科舉的前一年，27歲的陳振先入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主攻農藝學，獲博士學位。四年後回國，參加學部留學畢業生考試，獲第一名。次年宣統元年廷試，獲授翰林院編修。中華民國成立後，歷任農林部次長、農林總長、教育總長、總統府顧問。50歲轉入學界，任北

京稅務學校校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晚年出任湖北國立金水農場場長，奉命以官價收購農田，廣植甘蔗，與當地農民發生衝突，為亂民所害。

「不知東海多深淺，要取微禽木石填」，這是廣東新會人陳昭常臨死前在病榻上留下的詩句。陳家祠落成當年，年僅27歲的陳昭常進士及第。他因與詹天佑一起修築了第一條全部由中國人設計施工的鐵路名載史冊，卻因宗旨處革命黨人背負罵名。宣統年間任吉林巡撫，民國初年任吉林都督。史稱嶺南人在東北揚名的，前有明末清初袁崇煥，後有清末民初陳昭常。

對讀書人來說，晚清民國時期無疑是中華數千年文明史上最激情澎湃的時代，也是英才巨匠層出不窮的時代。一些有中國傳統文化功底的人，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造就出一批學貫中西的人物。在那些風雨如磐的日子裡，他們或治學或入仕，或保守或開放，或徬徨或堅定，孜孜以求中華民族的出路。

一個世紀過去了，這種交匯沒有停息，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展示自己的魅力。從華洋共處的樣板——香港的命運來看，如果說十九世紀中後期三個不平等條約下的香港，反映了這種交匯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不可承受之痛，而今天「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面對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倡議拓展出來的廣闊空間，不正是詮釋了這種交匯對新時代的期許嗎？

當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交匯，當以更大規模、最廣領域、更深層次展開。可世事弔詭，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提出「門戶開放」的美國，今天卻祭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舊幡。相反，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如今成了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天道輪迴，屢試不爽。

陳家祠的故事常說常新。朋友，去看看陳家祠吧！那何止是一處建築精美的院子，它分明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交匯處默然聳立的文化標本。它對你的啟示，在過去，在當下，更在未來；在嶺南，在中國，也在世界。